

賴景瑚先生爲中國時報所寫的國際問題專欄，洞涉精至，深入淺出，極受讀者歡迎。他的文筆，洗鍊縝密，不論任何錯綜複雜的問題，一經他抉剔爬梳，即可使來龍去脈，瞭如指掌。

國際風雲瞬息萬變，國與國之間，息息相關，每一個國民實應隨時留心國際上各種重大的變化與趨勢。景瑚所寫的專欄，尤其是他察微知幾，目光如炬的論斷，真如鏡照神，意象橫生，誠爲國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糧。

序賴景瑚先生新著

民國五十五年夏季，景瑚環

遊世界回經台北的時候，曾同我談到他從聯合國退休後的計劃。他自覺個性、脾氣，均不適在政治舞台上重作馮婦，因此，他決定有生之年，將從事於文章報國。我當時曾寫了一首七古贈他，希望他能實現這個願望。

他有一次來信說：「弟幼年從未以寫作爲志願，不意晚年反與寫作結不解緣，退休後又

以此爲消遣。弟並無立言之意，亦傷心的老朽一種窮開心而已」。他自稱爲「傷心的老朽」，其寫作的心境，可見一斑。他的筆端富有感情，每一涉及祖國，即不免有故宮禾黍之痛，雖寥寥數語，而在字裏行間，不知不覺的流露出真性情來。

在本集彙稿之前，他已先後爲中國時報寫

們讀他的專欄，只覺得篇篇都好，却不知道篇篇化了他許多心血。譬如有關季辛吉一文，他曾兩次至圖書館蒐集材料，每次化了三四小時；凡季氏的傳略和他的新舊著作，他都一一翻閱，然後動筆。外國著名的專欄作家，有一人雇用助手自數十人至百人者。景瑚却是單鎗匹馬，獨往獨來，連謄寫的人也沒有，只靠圖書

許紹棣

了六十七篇文章。第一集計三十篇，第二集計三十七篇，這第三集共四十篇。報紙上有時間性的文字，常因事過境遷，不必再讀。但景瑚所寫的國際問題專欄却不然；因爲這些文章彙集起來，不啻是一部近代史的綱要，耐人尋思咀嚼。馬彬先生序其第一集，余井塘先生序其第二集，對此已言之頗詳，這裏不再多說。我

近來書說：「弟寫國際專欄，每因爭取時間、詞句未暇推敲、脫稿即付航郵，排版時又不免有錯誤，刊出之後，深自不滿」。可知他文思敏捷，倚馬可待，而「脫稿即付航郵」，其艱苦亦可想而知。景瑚讀書甚勤，胸中有無窮的材料，只要有興趣，將有寫不盡的文章。他近來所寫的，有許多比以前更見精彩的報導與分析，真可謂老當益壯了。繼此第三集之後，我希望、我想讀者也同樣的希望，能多看到他繼續彙刊的集子。